

# 井冈山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井冈山市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研究

一九八五年六月

## 前 言

《井冈山文史资料》与读者见面了。

《井冈山文史资料》第一辑的征集、撰写、编印得到了各界人士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谨向撰稿人和提供资料的同志，向支持我们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文史资料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通过文史资料的征集、编写和出版，更能增长知识，了解历史，联络感情，激发各界人士更加热爱祖国，协力同心建设可爱的家乡。

由于井冈山市的行政建制时间不长，历史资料短缺，加之我们水平有限，在编辑工作上遗漏、短缺在所难免，好在广大读者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敬请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六月

# 目 录

## 权势财色之祸 兴衰治乱之由

### 解放前关背地区的两派斗争

|                    |            |
|--------------------|------------|
| .....              | 肖佐明 ( 1 )  |
| 张国翰与朝宗中学.....      | 张积玉 ( 13 ) |
| 张国干帮助乡亲戒烟.....     | 张积玉 ( 16 ) |
| 胡钝俞二三事.....        | 汪明敏 ( 18 ) |
| 胡钝俞诗词抄录.....       | 汪明敏 ( 27 ) |
| 王佐与尹道一的交情及破裂.....  | 邹毓光 ( 31 ) |
| 王佐的一生.....         | 李蕊珍 ( 36 ) |
| 井冈绿林.....          | 李春祥 ( 60 ) |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军造币厂..... | 李春祥 ( 72 ) |
| 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军.....    | 王英龙 ( 77 ) |
| 中央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团      |            |
| 在井冈山开展慰问活动.....    | 王英龙 ( 80 ) |

# 权势财色之祸，兴衰治乱之由

## ——解放前关背地区的两派斗争

肖佐明

腐败无能的明清皇朝，两宫听政及李鸿章卖国求荣的卑鄙行径，导致国败民弱，普遍农村萧条。四面环山，交通不便的关背，更不能例外，而或更有衰败之处，群众生活困苦，人心良莠不齐，此所以区区之一角，几十年之乱，直到解放才得安宁。兹举几件所知的梗概，可想而知民生的艰困。

### 派别斗争的祸根——匪教会

满清末年，乡村败落，民气不振，到处赌博盛行，种鸦片、吃鸦片，充斥城市和农村。官吏吃烟赌钱不理事，乡民吃烟赌钱不生产，贪官污吏，无业游民，比比皆是，国政之乱如此，岂能安家乎？当时活动在井冈山洪岗会，派人来石门村发展组织，先是在渊泉村发展了李足德兄弟等人，这些人的行踪，在当时地方的士绅称之为“无业游民”、“唯恐天下不乱”的乱荡子。

那时永新县东区团防的有权威人士——陈梅卿、胡建丰、刘瑶峰等对洪岗会的这些人看不惯，适尹道一从外地回石门，陈梅卿等告以洪岗会情况，尹同意陈的意见，即把在石门村发展洪岗会的七个人杀死在蒲剑形。洪岗会的首领鄢

焕章（宁冈县人）、范三羊（罗浮人）气愤之下，带领洪岗会的人和凶器，来到田头、石门一带烧杀抢劫，烧毁房屋108栋，大小村庄17村。

陈梅卿等向永新县知事饶宗羲求援，饶即派兵围剿洪岗会，郭焕章、范三羊等人被杀，并没收范山羊、李足德、罗达全等全部（包括水田山场牛猪等）家产，将没收的财产成立了匡救会，会址设在石门村，匡救会办起了关背地区唯一的一所新式小学——匡救小学。

后来由于会产和小学教师的人选问题，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从此埋下了派别斗争的祸根。

### 派别斗争与撕杀

自成立匡救会后，永新东乡的关背地区以石门为核心（匡救会在石门）成立了东二区保卫团，首任团总是陈梅卿，继之是肖汉杰、刘克安等，刘克安家系下围村人，关背地区分上下两都（上为65都、下为66都）刘克安属下都，尹豪民属上都。尹豪民所以要杀刘克安，就是刘克安因财色而误事，造成尹道一（五县联防总指挥）被王佐所杀，尹豪民怀恨在心，利用尹道一部下陈龙开枪杀刘克安，尹豪民夺得了枪支，从此起家。

刘克安死后，保卫团无法维持，上下两都的隔阂开始露面，永新县当事者为了挽救关背地区分裂局面，收编地方武装编为三个分队：一分队长李兼人（文水村人），二分队长尹豪民，三分队长严学光（秧塘村人），统由东二区署领导，岂意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小小的区署安能领导吗，而或引起后祸更无穷矣。

### 尹豪民与李兼人的撕杀

尹豪民为人独裁专横，听信人言，不加考虑，三个分队之间的关系，又不协调。

尹豪民的堂叔尹在成与李兼人胞弟李皮笋仔同奸土山村妇女王乙娥，双方动刀动枪，引起尹豪民、李兼人结成生死冤家。李兼人乘尹豪民空虚不备，派眉眼龙（船底坑人）在瑶前开枪想打死尹豪民未遂。嗣后尹豪民联合一些伙伴的队伍，追捕李兼人。那时尹豪民与严学光合作，共同对付李兼人，严的分队住丰田陇肖家，尹的分队住杨梅山，李的分队出没在文水及罗浮一带山区。

尹豪民四处派出密探捕杀李兼人及其部下，李兼人也时打算捕杀尹豪民及其部下，李家文水村的青少年被尹杀害殆尽。李捕杀尹的部下仅三两人而已，文水村的群众对尹的深仇大恨，深夜回家，捣毁了尹豪民的祖坟。

### 严尹斗争之初

当尹、李撕杀的那时，尹豪民盛气凌人，大占优势，李在山区出没也不甘败局，那时严学光协助尹豪民对付李兼人，既不积极助尹杀李，也不真心实意帮助尹豪民。

大约一九三四年间，严学光部队驻扎在旗罗凹村，尹豪民部队驻扎在石狮口李泮降家里（该李有好酒肉，好赌等招待），尹豪民心满意足。更乐意的是严学光敢对捕杀李不积极行动，此次严主动表示担任前锋去罗浮一带捕围李兼人（驻白银湖、茅坪），让尹在后掩护严的进攻。部署已定，密探四出，确定进攻白银湖围攻李兼人之日，正是严学光反

戈一击，与李兼人共同捕杀尹豪民之时，斯时的上午，尹豪民接张扬仁（沉塘村人）来信要他亲自去宁冈，尹即在当天下午带了三、四个人去宁冈了。进攻李的事，尹的部队由张香泉代理指挥，计划已定，严无法再去联络李兼人，次日早上东方未亮，李兼人带部队从文水渊泉分两路围攻石狮口李泮降家，留出一路让尹的部队向旗罗凹逃走。战斗一开始，张香泉被打死，一部分已缴枪，一部分走向旗罗凹求严援助，严学光严阵以待，对奔来求援者说：“枪留在我处，你们先回家，等‘老豪’回来再哇。”就此将尹豪民的第二分队一网打尽，李、严分得枪支，充实力量，在关背横冲直闯了。落得尹豪民在宁冈过难民生活，怕回家里了。

### 尹豪民得到陈光中帮助回石门

“天无绝人之路，事有未尽之缘”。一九三五年尹豪民逃难在宁冈，住在蕉陂尹阁明家里。离蕉陂十华里左右的桥上，有一书生——吴宙，从事教育工作，当他在南京读书时，曾和尹道一、陈光中（湖南人国民某师师长）等结为盟友。吴宙得知盟友尹道一的儿子在宁冈避难，关怀备至，竭尽股肱之力。陈光中带兵来到宁冈驻扎时，由吴宙介绍认识尹豪民，陈光中慷国家之慨，援助尹豪民步枪30支，枪托上铸陈光中赠等字样，并护送尹豪民回关背，资助尹豪民在石门建住房。

杀气腾腾的尹豪民得此一助，如虎添翼，如龙得水，坐镇石门村，四方来贡。泰和尹忠震、尹鸣松；永新牛田尹家珍（有枪绅士）、尹子元（道三乡乡长），永新山田江霞玉（财主江红江白的子孙，拥有枪支，现由香港回在老家开商

店)，永新南乡贺贇（保安部队独立营长、乡长），永新北乡、贺鸣盛（六区区长）、贺伯烈（有枪支士绅）、西乡王成基（五区区长、保安团长、解放后处决）、贺志清（四区区长专署参谋、付团长）等，这些永新四乡的豪绅，都拥有一定的枪支，听从尹豪民的调配，当是时也，尹豪民对原来曾迫害他的李兼人、严学光采取各个击破，针锋相对，李、严看此来势，只得在山区游击，敢击而不敢近，敢袭而不敢进，李兼人常出没于罗浮、湘州一带山区，严学光常在白沙塘上坪一带山区。

尹豪民了解到严学光在永新也有一定的实力援助，如肖辉锦（举人、参议员、禾川中学校长、胞弟肖纯锦在省政府任委员）、李正谊（吉安专署专员）、山田江老五、戴某等。一时是难以打败的。只得先对付孤寡无援的李兼人，四处侦探，打听李的下落，结果探得一九三七年的一个节日的前几天，李回兵小水附近，尹即调集牛田泰和两处的兵力共计百余人，围攻牛栏冲。终因寡不敌众，在牛栏冲当场杀死李兼人的胞弟（肇事者）臬首示众，并杀死文水村的青壮年多人，只逃出拉早屎的李匡时（又名细彩，解放后处决），而且活捉李兼人在石门洲上斩首，从此只有李细彩联合严学光对付尹豪民，但尹对李的势力不在话下，全力以赴向严学光的方面去打算了。

### 尹豪民、严学光的对峙

尹豪民坐镇石门，筑碉堡，建围墙，有若“滑函之固”，气吞上下都之势。



严学光坐镇白沙塘、上坪一带，通永新咽喉之地，拥粮油膏腴之乡，得永新声援之便，有李正谊之支持，豪民不怕，群众不惹。

尹多次进攻严学光而未胜，只得骚扰文溪、上坪一带群众而已。当时当地群众，里里外外，负担重重，明要负担困丁生活费用，暗要常遭抢劫掠夺。“一夫作难，万民当灾”。苦哉民也，其奈若何？！

尹豪民为了达到打击严学光的目的，正面攻击不能，只能堵源截流，于一九三八年春，突然纠集三百多人和枪，由宁冈经永新南乡攻打永新城，想对李正谊等首脑给以打击。岂料机密泄露，军队到南乡后，永新城内戒严，严阵以待，无法攻城了，尹只得回兵。回到石门，心恢意懒。一气之下，“攻城未遂，贵官坐牢”。原来贵官在厦坪万福隆开店，与李正谊有亲戚关系。当尹豪民进兵攻城时，贵官回到永新城，听信人言，说贵官走水，故抓坐牢，幸亏有人营救，出钱赎命。

此事未遂，又一次策划暗杀李正谊，探知李正谊回永新，张扬仁派了几个亲信便衣进城，打听一天晚上李正谊会在龙镜泉的野老婆家吃晚饭，饭后三更时分李正谊、谭之澜（民国日报社长、国大代表，永新人）等步出东门顾家巷，随从提马灯在前，李二谭三……按次徒步，在大约只三尺宽的巷路，距离巷口仅二丈，开枪行刺，第一枪打黑马灯，李正谊腿部中了一弹倒在檐沟里，连放几排枪后，便衣即出城逃回贺赞住宅。接着全城戒严搜查，刺客无踪无影了。李正谊、谭之澜、龙锦泉等性命安全。“饱经一场急难梦，险度一次生死关”，谭之澜事后五年谈及此事，犹觉惶恐万分。

### 尹豪民找靠山，扩充势力

严学光有李正谊、肖辉锦、肖纯锦等的靠山，势难打垮。尹豪民看来势力不行，即派出张扬仁四处活动，张的文化知识及外交能力，高于尹豪民好几倍。张在永新各乡了解都有派性斗争。“顺手牵羊”找对立派。李正谊、肖辉锦等是永新县老牌有权威人士。肖淑宇虽是他们同县又同乡，但过去有隙，水火不相容，当上立法院委员后，又担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治训练处长，有了孙科（立法院长）和江西熊派的靠山，正有野心想在永新树立势力，跟老牌势力抗衡。

“两求无不合之交”，这是肖淑宇亲笔书写的古人格言送给尹豪民挂在上席的几个字。肖淑宇又哪里认识尹豪民，只是经张扬仁拉好的关系，才算是“志同道合”罢了。肖淑宇与尹豪民真是“两求无不合之交”。于是肖淑宇就应外合，大量支援尹豪民的枪弹财物等。就此肖淑宇在永新四乡（东南西北）都有势力。尹豪民也就有各处枪支的朋友，实力大大超过老牌——严学光也不过是望洋兴叹了。

大约在一九三九年间，尹豪民差不多时时月月地向严学光的巢穴——上坪、下都一带进攻和围捕。那里地方的人民真是苦难堪言，既不能得罪严，又不能触犯尹，严来要钱要粮，尹来吊牛打抢。尹骂严土匪，严骂尹霸王。群众左右为难，有路难走，有口难言，一不小心，性命难以保全。象黄本朴（文人）及李毛裕（劳动农民）等之死，难以数计。

永新县长吴懋松看来两派势力对垒，你攻我打，群众遭殃，莫可为是裁处，屡呈省政府设法解决，吴县长并亲自枉驾到石门，向尹豪民面商大事。当时省保安处长熊浜，是肖

淑字的同胞妹夫，肖淑字说话算数，肖纯锦是省政府委员，永新事务必插手处理。省府经过反复较量和确商，最后才作出一个按派性枪枝数量收编民枪属保安处领导的军事组织的方案来。

### 尹豪民、严学光受编

一九四一年省政府的正式收编民枪的通知下达。尹豪民方面的友好编为一个团，尹豪民任团长、王成基任付团长，三个大队长是：张扬仁、李秀（永新梅岭人）、段贵德（永新高溪村人）。十三个中队长是：张馥棠、尹家珍、江霞玉、贺赞、贺鸣盛、张士为（永新东门人）……等。军需主任戴家祝，军医主任刘梅开。将上列各人的枪枝集合，约有余千。省府不发枪，只发弹药及薪饷经过几个月工作后，编为训练团，团部驻永新县澧田镇。

严学光方面的友好：江老五、史文胜、戴某、李细彩等的枪支，收集约有二三百枝，编为特务大队，严学光任大队长，史文胜任付大队长，驻扎石灰桥。

双方收编后。冲突暂停，人民生活比较安定。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训练团调高安县抗日前线，特务大队调吉安市接防，驻马铺前。双方都离开永新。“燕雀安能鸿鹄”在家乡多年的霸王生活，安能受军事纪律的约束。加之肖淑宇于一九四二年古历三月初九日因汉奸罪的牵连，被打死在吉安市吉祥旅社门前。尹豪民的训练团自己不愿在高安，省府又不再让驻在高安，所以在一九四二年端午节前后奉命调回，扎在吉安县永阳镇对河的三角洲上。

严学光的特务大队也由吉安转安福回永新了。当年七月

间，尹豪民在永阳全团缴械后又逃回老家——石门来了。

“激流之下，必有深渊”、“跳得高、跌得凶”。收编后的尹豪民、严学光，正隐藏着死亡的因素。虽然严学光后死五、六年，也正是收编期间带来的祸根。

## 尹 豪 民 之 死

自在永阳缴械回家后，省府以肖淑宇汉奸罪，熊滨不能说话了，尹已失去了靠山。在遂川得罪了肖家璧，肖在省府有说话权，经常控告尹豪民的罪行。加之肖纯锦、李正谊补火，以清除汉奸队伍为名兼收剿民枪，一九四二年冬，省政府派出十三团、七团两个团的兵力围剿尹豪民，所以必死之一也。

尹豪民回石门后，收集几十支枪，乡公所接济薪饷。可是军纪太不成话，道德败坏，吊牛打抢，层出不穷。群众痛心疾首，埋怨“自己出钱供军队，来吊自己的牛在石门一带宰杀”。当尹豪民发觉要处决时，大势已去，无可挽救矣。失去人民的支持，此所以必死之二也。

尹豪民当团长，既无才又无德，无能领导团的工作，使大多数人失去了信任 and 好感。以最可靠的盟友——张扬仁、尹忠震、尹家珍、江霞玉等都有失望的伤感。一九四二年冬大军将围困石门之际，尹豪民还听信亲戚刘春生之谗言，突然派枪打死“一贯勇猛可靠”的战士张子扬。张扬仁仰天长叹，莫可奈何。这样众叛亲离，此必死之三也。

十三团、七团进永新收缴民枪为名，首先召开有枪的人开会，动员交出枪支。大多数人出了席，自动交了枪。严学

光有靠山也不例外，出席后自动交了些枪支。尹豪民怕去，只得在石门大喊大叫，虚张声势。

十三团的团长欧阳江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利用严学光派及尹豪民的仇人为暗导，并写信给张扬仁离间张、尹关系，步步紧逼尹豪民。尹躲进栗江山，真的不相信张扬仁了。十三团一进攻，栗江既无粮又人少，所带之兵又有几人能战，几人愿战，财物接济又能打几天？一九四三年三月，尹、张即各抄小路出山。张扬仁由岩前、拿山村下泰和。尹豪民白天躲在葛蒲洲后山上。走投无路，心事如麻。派人通知小通的伊妹（尹开妹），备好晚饭，吃后再去泰和。王德茂（联络名字：王从宪）知情后，报告了驻守在拿山的王伯恭县长，带领保警队围得小通水泄不通，尹走出大门不远，不知胡为乎乱枪中弹或自毙，横行乡里十多年血债累累的尹豪民就此死亡。一九四四年六月初九日，张扬仁被拿山区区长丁维忠，利用美人计打死在厦坪万福隆商店。

### 严学光之死

尹豪民死后，严学光在拿山无敌手，在永新城更跑红出头。其他四乡的各派系，严无多大冲突。严在城内工作吃得开，史文胜耀武扬威，盛气凌人。一九四三年肖辉锦之次子肖稼轩回永新，次年当上了县参议长。严学光当上了参议员兼参议会秘书。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八年的六年中，严是肖稼轩在政治舞台上的得力助手，真是永新参政事的实权派，左右永新事务。肖稼轩组织“民本社”笼络各乡（镇）长及一般人员，严是其中的骨干。永新风雨一时，异口同声：“找严参

议”或说“严经理”。稼轩的事务，严参议说了算，严也倾心相待“议长”。“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永新的派系斗争，此起彼伏，无乏已时。“猴子队”“爬山队”的厮杀之惨，用心之毒，有甚于尹、严斗争的关背。猴子队的首领是周志寅，依靠周士冕（第七战区司令）周志道（军长）的枪支来源及优势力量，十分残酷地迫害爬山队。爬山队的首领段延生不甘败局，奋力厮杀。爬山队系尹豪民方面的伙伴，虽处于劣势，但也还有吉安专署参谋贺志清，省保安团长王成基、国防部少将尹钦明的多方面的支持。这两个队的厮杀，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

当永新派性斗争如此复杂之时，严学光在永新当权，碍秦碍楚的事必多。其初周志寅与严很友好，终因争权夺利，周志寅要打倒肖稼轩，严学光要积极扶助与支持肖稼轩。周志寅毫无疑问就喊要打倒肖，先要打倒严。爬山队虽与猴子队死拼，可对肖、严合流把持永新事务，更是“火冒三尺”。因此肖、严成为武力冲突和派系斗争的“众矢之的”。当时李正谊已死，肖纯锦还在省政府说话，肖难打倒，严也可以站脚。但严学光自与尹豪民对立以来，严、尹的名声在邻近几县可不小，坏的多，好的少。严又依附肖稼轩把持永新全县事务，众怒难犯，危机四伏，实是严的死因之一。

一九四一年间，尹钦明在国防部某师任团长。他是永新石灰桥新居人。石桥的中秋、元宵两派，明斗暗害，冲突激烈。中秋派与严学光友善，元宵派与尹豪民有交情。元宵派首要分子尹石泉是张扬仁的岳父，自必与豪民交好。尹钦明是尹石泉一家人。尹钦明支援枪弹给尹石泉，无疑支援扬仁、豪民。中秋派对尹钦明、尹石泉很恼火，利用驻永新保安六团

团长李鹭，在前几年，打死尹石泉在牛田，尹钦明不敢回家，直至严学光已收编为大队，属保安处领导，驻在石桥时，尹钦明多年未回家乡，看来形势好转，可以回家省亲了。中秋派的人发现尹钦明回来了，就又唆使严学光派兵去害尹钦明。尹钦明知情后，即不吃饭带两个卫士从家溜走，出门不远，果然发现严学光派兵追来，尹钦明脱险后，不再回家了。

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冬）伪国防部派尹钦明回江西担任少将保安司令。那时，正是永新仇视肖、严的高潮。尹钦明对严学光怀恨在心，可想而知。王成基在南昌、贺志清在吉安，对严学光的新仇旧恨，严又结冤太多，此严学光必死之又一主因也。

尹钦明回赣后，尹豪民、张扬仁的老友除王成基、贺志清不在永新，还有贺赞、贺鸣盛、戴家税、李秀、段贵德、段延生、贺廷文……等散在各处，想方设法欲置严学光于死地。当时严学光对尹钦明回来后，心中有数，自知处境不利。多次对肖稼轩说要离开永新去南京胡钝俞处。但肖稼轩是草包，不知情况，心怕严走后，自己工作难办，再三挽留，口口声声不怕。大势所趋，严实惶惶不可终日。严学光于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决定去南京投奔胡钝俞，由永新经吉安乘汽车到樟树，再搭火车到向塘，想由向塘搭火车经去南京。那知尹钦明等的生死对头，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永新常有几人密探跟随，从永新、吉安、向塘都已紧盯着。严学光一到向塘下车，就被尹钦明派的便衣捉住。宪兵干涉也无用，有保安司令部的假命令，捉到后枪毙在偏僻的乡村里。

## 张国翰与朝宗中学

· 张 积 玉 ·

张国翰先生是井冈山厦坪乡菖蒲洲村人，青年时期，上海公学大学毕业后，在江西省吉安中学任教多年，还任过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干事及股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国翰先生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国家的贫穷落后，社会的动荡不安，民族的知识贫乏，不愿在仕途上争名逐利，也不愿隐居在家享乐安闲，而是以民族利益为重，以爱国为荣，欲从教育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于是，他三番五次地与其兄（张国屏）弟（张国干）商量，甘愿将他们富裕家庭的财产贡献于教育事业，决定创办一所私立学校，定名为江西私立朝宗中学。

创办朝宗中学的宗旨有三：一是促进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为社会培育人才；二是便于文化落后的关背地区（即现在的拿山、厦坪一带地方）的青年，更有求学深造的机会；三是其父名张朝宗、字亢吾，是拿山地区的一个大富翁，他曾任赣新东二区保卫团的付团长，后隐居不仕，是其立家致富者，因而把学校取名为朝宗中学，以作纪念。学校门口，曾请有识之士和书法名家写一付对联，即表达其办校宗旨。

联云：朝阳晓凤欣逢盛世

宗慈破浪可羨奇才



朝宗中学，于一九四五年租用吉安市古南镇王家祠筹办的，张国翰先生当时即以其家座落在永新、泰和、遂川三县交界地的十三块大木山作为办校的固定资产，呈报江西省教育厅备案；出售其在家积存的十四万多斤稻谷和祖辈遗留下的金银购买教具校具，租用校舍；并由其兄在南昌出售在遂川北坑砍伐的四百多立方米木材（当时价值黄金三十多两）购买吉安市上永叔路“恒记”盐仓一所（计百余间）修建为朝宗中学的校舍。

为了筹建购买校舍，张国翰先生的亲兄张国屏先生在家被抢劫犯谋杀了。抢劫犯原以为张国屏先生在南昌出售大批木材所换得的三十多两黄金带回家，其实都留在朝宗中学张国翰先生处。兄长在家被害的恶耗传到吉安后，张国翰先生即电告其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张国干先生回吉痛哀。念其父，又念其兄。他们全家在悲痛中仍从长计议：学校牌子不改，办学的宗旨不移，誓把朝宗中学办下去。

朝宗中学开办时，设有董事会，由张国干任董事长（原国民党政府内政部人口局局长）及董事彭学沛（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甘家馨（原国民党中央委员）、段锡朋（原国民党中央委员、教育部次长）、贺济仓（经济学家、原南昌市立银行行长）等五人组成。张国翰先生自任校长。

朝宗中学于一九四六年秋季招生开学，初一两个班，初二两个班，高一个班。学生二百多人，教职工二十余人。高中部设备到案，第二年停办了。当时的吉安市有公立的吉安师范、白鹭洲高中、阳明中学、文山中学、还有私立的扶园中学、至善中学、吉安县中等。张国翰先生为了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学校在吉安市的声誉，不惜以高于别校教师的薪